

譚津文集卷第十二

軒三

藤州譚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志記銘題

武林山志

關轉赤山逾參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
纜船石過秦望蜻蜓二山垂至駝峴嶺趾左
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
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
行人可休益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偏合澗橋

過合澗龍迹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
趨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崖石環惟
如刻削乍就爽然也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
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沓相
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

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欹出睦湊於杭西南跨
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衍聯數百里到武
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
於駝峴嶺其山峰之壯起者曰高峰冠飛塔
而擁靈隱岑然也高峰之小者曰屏風嶺又

東者曰西峰古之西也又東者曰馳峴嶺俗謂鳴其高峰之西者曰烏峰又西者曰石笋又西者曰楊柳石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峰南起望之而藹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蓋前

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峰又西曰白雲又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

者曰稽留俗謂雞籠乃語記也其稽留之西者曰蓮華有岩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峰乃西域異僧惠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自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北嶂靈隱其巔有天然石梁西跨其

軒三

二

中有岩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岩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絕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孱頽大有百峰多無名其名之者唯二十有四與城閩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

以其樓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號耳然其弗鬱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

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白雲峰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自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

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偏楓樹塢口端于第五橋下漫飛來峰趾匯于西塢漾渟于洗耳潭瀦干渴渚東嶼暖泉也亦謂之漱澗于冷泉亭下經呼猿

軒三

三

石門澗瀆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塘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為塢谷音浴也並北澗而

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辨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彌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

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殷處幾成村墅然無坂懶不牧牛犧羊豕水陸不甚汙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樵薪自業然同其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峰之巔在北塢者至于

名缺
一其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廢其三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

西源則坡地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其一伏犀在西來峰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

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
永安北源曰弥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
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壩其八在支塢
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吳葛縣正字碑
廟詳之葛
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

軒三

四

經臺者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
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陸棟之九師
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許邁之
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岩者若晉杜師
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

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
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
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
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
其山無惟禽獸唯巢穴之樹最為古木松

筠藥物果蓏與他山類唯美殊與靈山之所
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霽雲亭
西趨則偃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霽雲

亭益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

軒三

五

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脩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廓如也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暎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

從簾至頂岩石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躋往往至乎雲氣欵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蘇豎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為比一日為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驚恠以為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為是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

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浮沈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已者引而振

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

也或無極深且三字冲冥岑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為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名或作志

某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為未當且以

題三

六

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栖其陰藪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肩于此日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

詩評之更曰獨恠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恠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人所謂恠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為之馬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恠

耶夫獨秀石有拔數仞巍然特立於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為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斬然超出其群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

其類相為附麗要詩人謌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恠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

爲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爲軍為城中之樊壇也昔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缺然患其無所貯覽而清河張拱感是遂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

軒三

七

命令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曰慈願等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慶仁等慕匠氏為轉輪藏以置其經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若干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

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傳翕
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
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
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群生以是而大昧聖
賢乃推已之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諭
者諭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此也然其
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衆人槩然而輒得故
益其藏而輪之姑使乎扶輪而轉藏者欲其
槩衆普得或問此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
於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群生之一端

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
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某曰崇福
閣成慕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爲徐思崔公名

大夫也嘗爲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於我有
高義今益以他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
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爲大精舍徒衆
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爲長
老徵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

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
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
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材出
乎江涘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
其寺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

軒

八

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勸
其間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劫千佛與五
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
午仲冬役土木工道道日不稍輟明年方秋
而其閣成巋然九間凌空跨虛飛橋危亭騫

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內之
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
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
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
聞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
益於其閣之南為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
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閩人偉之謂是閩
者乃吾閩樓觀之冠也若賢劫千如來者蓋
在此劫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見乎人間
世也與夫天地群靈萬有而爲博大勝緣者

也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天
者觀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暗像以發其
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
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
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
轉三
九

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與人爲
勝事人皆樂從之蒙竒其作佛閣意適合乎
聖人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
人宜知其心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
俗耳彼方袍之後來者有所營爲亦宜視法

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之晦自靈隱之
永安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并叙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泐潭十有五
年矣其道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

以師之意勸其鄉人裒金起閣於寺庭之左
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
鄒氏施錢十萬起閣於庭之右右者寘慈氏
之像左者桓鳩氏之鐘又礱密石為涌道與
禪源道異義也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

十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
晉乃因其師遺書求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
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公晦為閣之心吾知
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
夫入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

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發人之所聞也欲其
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
文字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
之心固如此也不尔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
也泐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馬祖道

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為大至公晦居
是有所為又能益推道於人其於一公始有
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為福為勝利詎可量乎
美哉公晦又開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
今之禪者尤為賢豪故以其閣復為之銘曰

荊三

惟閣鏗鐘惟閣儼像像正尔見鍾發尔聽惟
視惟聽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尔一瞬勿謂
聖遠在尔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鍾惟
像迺爾神獎咨尔學者宜知尔師慎尔視聽
勿謂徒為

清軒銘

并錄

高識上人閱其精舍之南廡蓋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

之以益於世也適上人敞是軒也會其山之靜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復滯是亦益於人多矣或有閑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或云返至靜則其爲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天地萬物莫不有消濁其氣象皆能感人而爲正爲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脩山川之清其感人也樂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

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清感人斯正也惟濁感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恩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據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

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爲石適勿陋於軒茲爲嘉賞勿謂外物茲爲神獎惟清惟軒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

元集中不著名可疑者乃寓耳

南軒銘

并叙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兩齊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俊樂

從凌或

寒慘客有紓餘開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往往

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爲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耶南軒予客舍之後樞也威師不以

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仙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况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顧南軒伊何偃仰躋躇我發彼羨彼適我愚

我與南軒相須

舊研銘并叙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為贈及遊四方研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為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

聖

士

往往想見其人或無想字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

歲康定記元之季冬也為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寶此

題錢塘西湖誼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點澹清瑩無

潛子題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

時不好山嶂樓閣金翠交昧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眩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尔而為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敵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己酉季冬二十五

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楊子雲繼之荀與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為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為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

聖

三

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脩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辨仲尼文之為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極字或作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謐謐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

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固採漢
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
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
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
弟子董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平

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
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經後芳治道不
精大倫厖芳權譎興行文中作芳頽波澄清
六經續芳天下化成孔子如日芳文中兩明
弥萬世芳莫之與京

聖

古

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
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
教而仕者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
為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
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
公行業曲記石刻本見天竺山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
人也初其母王媼乞靈於古觀音氏求男一
夕夢其舍灑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嚙之

及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不樂與其兄爲賈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時台之

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即賦而答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大覺爲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燼其指誓習乎天台教法徐鼓笈趨寶雲義通大師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

見通乃其所夢之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學夫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奧旨而法師皆得智解軒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禪三昧因說偈以效其誠凡其詩偶並見於文集此皆界不當通師既

附三

十五

逝而法師即還天台以苦學嘗感疾嘔血自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療不爾願畢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父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

盈室法師不感踐之以行道其屍即隱七七
之日懺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
福壽其夕殊寐恍惚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
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俊辯益發聲貌形
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於此遂著

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遠有奇僧遺之書名
自意趣與已著本略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
十有八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
經積年法華維摩涅槃集金光明經一旦有施氏船驟馳來
伏其座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

十日產而迺已驢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至
道丙申之歲法師結半黑白之衆信者按經
習夫淨土之業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普
賢益爲念佛三昧師慶寶雲更十有二載未
嘗持謁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

氏以栴檀爲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
十四大願之文其後工有悞折像所執之楊
枝者法師敬且恐即自以接之不資膠膠而
脗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
其兩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

當自焚也期果爾其郡蘇太守以爲異乃即碑其事咸平五年法師復歸于台欲東入屏居而徒屬愈繁乃即其西陽益宏精舍援經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脩念佛三昧著淨土行法之說其邑先有謠詞者皆爲考古法正

輯

十六

之濫饗者徹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作祀法師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爲之齋及其與衆舟往白鶴而風濤暴作衆意謂神所爲法師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而其浪即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者

遂絕即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之也祥符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丁僧夏制乃命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舍講大止觀其夏坐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而至請與盂蘭盆講席方揖坐而忽不見法

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黃巖有一豕犇來繞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其然徐推之乃豕避暑而來也遂償其直教屠者釋之命豢其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之果饗德邪人其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

頻海法師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其衆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篋梁周之法師知其發光欲有所警益勵衆必答之及其事址發土果

贊

十七

得石函之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氏不復漁也法師方百日脩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出舍相之俄以其鋸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所謂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雖使

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衆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胎而入杭迺其夢之效也至杭始止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澤杭之風俗習

以酒餚會葬法師特以勝緣諭之其俗皆化率變葷爲齋因著文曰誠酒肉慈慧法門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尚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逐法師就開元精藍晝夜專講法會盛集黑白之聽者謂日萬夕千其人不飲酒歛肉者

殆傾郭邑酒官屠肆頗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晉王之書六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妨官爲之患余今德薄安可久當此會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之歲也刺史薛公頽即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普樂其勝槩已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來逾四百載而觀公遗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探於莽蒼之間果得其兆即賦詩作碑紀之此始謀復乎天

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枿僅存至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蓋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內竹石面竹者與檜爲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居無幾而來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日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行吾當返彼尋援筆

軒三

大

題壁為長謠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為程官保馬公既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為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逮王文穆公罷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夷要見于府

舍既見王公奇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於山中即命之講人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屬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揚王公唯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

王公始以西湖奏為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智者護生之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微疾夢與相見而其疾即瘳乃遺之書盛道其事以謂相遇平生有勝緣移江寧更迓於府舍問法留且三月王公始欲為僧伽像

轉三

九

疑而未果法師乃為其推觀音應化徧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與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擘金鈴而分之二人益說此以驗適論王公曰寶金陵之謂也既造像卒持與法師因撰泗州大聖禮文以尊其事王公益

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餘萬爲其寺之大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皇家與王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徒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爲方外之遊益親形

於詩書者多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爲王公之所爲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后以法師熏脩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齋金帛

而兩命於山中爲國脩懺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即書詩一闋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至錢文僖楊文公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乞不悉書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竺別集者曰靈苑集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

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齋嘗天雨桂子法師乃作桂子種桂之詩尚書胡公見而盛賞之乃與錢文僖公賡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而為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既久嘗欲罷去史君李公諧即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

轉三

于

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荆溪尊者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歿矣今者吾殆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衆決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千方百意時務私傳今付講

席宜從吾之志即命其高弟弟子祖韶曰汝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汝宜勉之遂作謝三緣詩謝地徒屬也命學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予然入其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

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契緣必盡敢忘遺訓乎尔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後日之晚使請弥陀像以正其終其徒尚欲有所

禱且以觀音像應。法師即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云云或問其所歸者猶以寂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櫬曰：避榻。

附三

五

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以其靈體于避榻更七日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山中見大星隕乎鷲峰赫然有紅光發於其寺之前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

筆削始以散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爲法以徵效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錄見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弟子也會余避言適去山中囑之愈勤顧重違其先師之命姑按韶公實錄而論

次之命曰曲記蓋曲細而記其事也然慈雲
聰哲志識堅明故以其佛法大自植立卓然
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真
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盛于吳越者蓋
亦資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其人是歲
嘉祐癸卯之八年季秋己亥朔適在京口龍
游之東園記之也

鐸津文集卷第十二

十一

主

永樂北藏

鐸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